「時間剝奪了他的肌膚，卻無從抹除他的眼神。面對死亡，面對戒嚴令與軍事審判背後，那一張張，怯於以真面目示人的面孔，微笑的死者靜靜宣告:你拿不走我的信念，你得不到我的屈服。照片上殘餘著碎裂的肌膚，沉默而久持地凝視、對望，與獨裁者進行莊嚴的對決。」

我覺得我看完這段文句有種很複雜的感覺，感受到當時的知識份子，大多都會擁有救國的心情，也抱持著就算犧牲自我，只要能為了後人好，都在所不惜。最後能微笑的死亡，不害怕死亡，而且願意相信自己的信念最後終將是對的，然後在帶有遺憾的情況下，笑笑的面對自己生命的最後，這種心情是現代的我、甚至是很多高知識份子所做不到的。

我與周遭的朋友，大多都很害怕死亡，聽到打仗、中共繞台這種事，只要有討論都會是「寧願苟活投降，也不願上戰場送命」並沒有如此偉大的愛國情操，為後人著想，秉持著如果命都沒了，誰還能繼承這一切?而且還有很多想陪伴的人，絕不願意輕易喪命，然後父母也希望我們能先以自身活著，而非所謂的救國為主，只是希望可以先留有一條命去享受更多的人生。

因此看到以前的人，在擁有妻小、擁有很多親戚朋友、擁有很多想法的時候，居然能為了大家的自由，犧牲自我，並且面帶微笑的面對生命的最後，彰顯出一種信念的感覺，感到很佩服，但同時也替他們感到惋惜，命都沒有了，怎麼見證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呢?

施明正 : 「當你生活在一個絕對無法由你主宰的空間時，你會從逐漸學乖的體驗裡，形成某種樣品。由於人類異於其他生物，於是乎人類在多方思想、回憶，以適應生存的過程中，便自然地塑成了各種各樣的典型人格。」

施明德；「不要求環境適應自己，應該要求自己適應環境。囚犯的環境總是被決定或被支配的。該往何處，該語和人相處，該接受什麼生活條件，都不是自己所能強求的。．．．．．．」

以上二則同為敘述人(囚犯)在生存時，應該採取適應環境，而非讓環境去適應自己，而施明正的風格屬於用感覺來書寫文章，接下來得到結論，而他的心境則是則有點帶有「無法主宰的空間」的無奈；施明德的風格則是較為客觀，講解了囚犯為何得適應環境，再說明自己的結論，心境則是偏向務實，希望能藉由適應，將焦點轉為內心的應對能力。

施明正:一張含有 文字, 字型, 白色, 代數 的圖片

自動產生的描述一張含有 文字, 字型, 白色, 書法 的圖片

自動產生的描述

施明德:

一張含有 文字, 字型, 白色, 代數 的圖片

自動產生的描述

一張含有 文字, 字型 的圖片

自動產生的描述

施明正所寫出來的文章風格，以暗示出人的命運終將遇到考驗，並且跟船隻一樣會遇上悲劇，但他的心境是希望讀者清醒認識生命本質與歷史意義的意圖；施明德寫出的文章則是較為積極，因為他著眼於如何應對挑戰以獲得成長，他的心境則是樂觀與堅定，主要強調逆境中生命的韌性與生存的希望。

我個人覺得受過高等教育的「知識份子」在牢裡會比較痛苦，因為他們閱讀過更多書籍，知道世界更大，了解世界有很多可以追求的事情，更明確了解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更容易帶有遺憾；並且相對於教育程度較低者，也知道較多以前曾發生過的類似案例，知道自己最後的結局大概會是怎麼樣，所以在知道結局是不好的情況下，在獄中的生活，想必也會比較痛苦；最後就是更容易用邏輯思考以及價值觀的辯證，可能會反覆的思考自己被囚禁的原因，但是得到的結論是莫須有，更容易造成打擊，因為更容易無法接受社會的不公平。